



灯火刺桐城

□庄培芳

节,每一跳都透出闽南人爱拼敢赢的血性;火鼎公婆诙谐有趣,摇扇扭腰,逗得游人开怀大笑,把一整年的烦恼都吹散在风中。高跷踏云而来,龙狮腾跃起舞,锣鼓声、欢笑声、赞叹声交织在一起,汇成最动人的新年乐章。人们不禁由衷感叹:这般热闹,才是人间最滚烫的生机,才是闽南年最鲜活的底色啊!

“一曲笙歌春如海,千门灯火夜似昼。”风自晋江缓缓而来,带着淡淡的香火气与海潮的温润,吹过涂门街,穿过后城小巷。南音曼妙,弦歌婉转,琵琶轻轻拨响,洞箫低吟浅唱,古调悠悠,唱不尽古城风月,道不完佳节情深。那动人的曲调里,有陈三五娘灯下相逢的似水柔情,有闽南儿女打拼归来的家国眷恋,更有“年年有今朝,岁岁有今日”的祥和愿景。

泉州的年味,还在透迤的舌尖上。在泉州,过年从不是顿饭的事。刚进腊月,家家户户的灶火就比往日旺了几分。海蛎要一颗颗挑,糍要一捶捶打,连炸蒜油都得守着火候慢熬,这一桌桌丰盛,早就被揉进

了寒风和暖阳里。天刚擦亮,老街的蒸笼便已热气腾腾,白雾裹着甜香与米香,漫过钟楼的尖顶。蒸年糕、蒸甜粿、蒸姜粿,一块块金黄软糯,在瓷盘里闪着温润的光,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踏实与温暖。油锅滋滋作响,炸醋肉、炸枣、炸芋圆,金黄酥脆,香气扑鼻,一口下去,满是年的热闹与欢喜。土笋冻晶莹剔透,清凉滑嫩,是海边人家独有的味道;元宵滚汤圆饱满,甜馅流心,寓意团圆美满。

最难忘的是全家围着灶台包润饼。摊开细薄如纸的润饼皮,先抹一层花生糖粉打底,再叠上炒得油润的胡萝卜丝、豆芽、苕苔、蚵仔煎碎,最后撒一把酥脆的海苔松提鲜。一大家子边煮边吃,笑语盈盈,脆生生的馅料在嘴里“噉噉”作响,甜咸交织,吃出的都是满足和喜庆。及至酒菜齐备,碗筷轻碰,一家人围桌夜话,灯火可亲,恰是人间最美光景。

月渐深,灯未阑。这古城,这灯火,这年味,这深情,藏着海丝文明的悠远,载着千年不息的文脉,包蕴着闽南人最温柔、最炽热、最虔诚的——年之心、家之念、国之梦。



人在知足的时候最富有,在珍惜的时候最幸福。

一帘春雨

□李百灵

这雨是什么时候来的,我竟全然不知。只是灯下看得久了,偶然抬起头,才发觉窗玻璃上正有一道细细的水痕,蜿蜒地滑下来。推开窗,一股潮润的、微带凉意的风便扑了进来,紧接着,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也滴满了屋子。呀,真的下雨了,是今年的第一场春雨呢。

院子里的石板地已经湿透了,黑亮亮的,映着屋里漏出的灯光。前几天在暖阳下绿得发亮的花木,此刻都静静地沐在雨中,像饮着琼浆,格外的精神。门口小公园里那几株茶花开得比别处的晚了些,前几日还只是些硬邦邦的骨朵儿,现在都微微地绽开了,红艳艳的花瓣上挂着水珠,说不出的娇嫩。到处都是盛开的三角梅,玫红色的似乎最受泉州人欢迎,一蓬蓬,一丛丛,甚至是一墙又一墙。空气里满是一种清冽的、甜润的气息,是泥土的,是草叶的,也是这春雨自个儿的——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干净味道,吸上一口,连心里都沁凉起来。

当下的马年春节,是何等热闹的一个年啊!泉州城里,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刺桐花虽还没开,可满城的人,便是一朵朵行走的花了。

春节假日,真像孩子们说的是泡在蜜糖里似的,甜得化不开。可也正因为太甜了,太稠了,倒叫人有些微醺,像喝多了家乡的糯米酒,只顾得眼前的热闹,来不及细细地品味。而一场不期而至的春雨,却像一杯清冽的、微甘的凉茶,正好让我醒一醒神,可以坐下来,静静地回味那一份甘甜,也好好地想一想往后的日子。

雨声渐渐地变得均匀了,不像初时那般忽大忽小,只是簌簌地、绵绵地下着,像母亲哼着的歌。我听着这雨,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欢喜。这雨,莫非也是有灵性的么?它知道我们前些日子热闹得够了,欢腾得足了,便特意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,悄悄来,为我们洗去那一身的尘嚣,让被爆竹声、锣鼓声、欢笑声震得有些发麻的耳朵,能静下心来听听这天籁;让被满眼的红灯笼、红春联、红衣裳映得有些发花的眼睛,能看看这素净的雨夜。它是来给那个沸腾的春节,做一个悠长而温柔的收尾的。

然而又不全是收尾。你看,它落在茶花的骨朵儿上,落在三角梅的嫩瓣上,落在老榕树垂下的长须上,那不也是在为下一次的绽放,积蓄着力量么?我想起府文庙南音阁里那幽幽的洞箫声,若是伴着这雨声,定然更加婉转缠绵,直透到心里去。那些古老的、被我们重新拾起、重新擦亮的东西——精致的木偶头、绚烂的花灯、粗犷豪迈的拍胸舞……它们也像这院中的花木一般,在这个春天里,被这一场雨好好地润泽过了。

雨还在下着,檐前的滴水声,一滴,一滴,清脆而悠长,像这座城市从容不迫的心跳。我忽然觉得,这春雨,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忧郁,它竟是这般的慷慨,这般的慈悲。它不声不响地来,把天地都洗得清清爽爽,把草木都喂得饱饱足足,把人心也润得温温润润的。这样多好。热闹有热闹的喜悦,清静有清静的好处。我们刚刚欢欢喜喜地热闹过了,如今又可以欢欢喜喜地清静下来,喝一杯铁观音,听一夜雨,想想那些热闹里萌发出的新的盼望。

窗外渐渐有些白了。雨声也渐渐稀了,小了,只剩下若有若无的沙声,像蚕在吃桑叶,又像远山的潮音。天快亮了,我竟毫无睡意,心里反倒像被这雨水洗过一般,格外的清澈、明亮。我想着,再过不久,满城的刺桐花,怕是要开了吧。



岁序流转,华章更替。

若要问哪里的年味最浓、最古、最绵长,我想,非泉州莫属。这古老的光明之城,过年可不是一阵喧嚣后就匆匆散场,而是自岁首便悄然酝酿,至元宵之夜骤然绽放,如花开满城、如星落人间。从除夕围炉、贴联祈福,到上元灯海、笙歌彻夜,一路缓缓铺展、层层递进。它蕴藏在红砖古厝袅袅的香烟里,融进燕尾脊间淡淡的月色中,浸润于一街灯火、满城春风,让人甫一踏入,便被扑面而来的浓浓古韵所倾倒,不由得心生赞叹:原来最醇厚最悠久的年味,就在这刺桐古城,岁岁如约,年年重逢。

泉州的年味,在璀璨的灯影里。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”暮色初垂,一轮皓月爬上清源山的山脊,清辉轻覆微波粼粼的洛阳桥。千家万户的灯火次第亮起,一时间,街巷

山樱花开

□余琴芳

岁近立春,年韵正浓。听说牛垵山的山樱开花了,我们一家人特意前往,赴一场花开的热闹。

天气晴好,阳光明媚,山樱花像初染的霞,一树树、一丛丛缀满枝头。有的半含半开,娇羞怯怯,有的初绽芳华,艳丽如胭脂,将整座山点染得生机盎然,这满山樱花,是不是正应了“山深未必得春迟,处处山樱花压枝”?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,玫红、浅粉的花朵似一串串垂落的小铃铛,挤挤挨挨,开得甚是热闹,令人心生欢喜。凑近轻嗅,可闻丝丝缕缕淡香,不浓,不烈,风一吹,花影轻摇,清香便随微风细细漫开。

山上有五千多株山樱花,颜色不一,连成花海,沿登山步道徐徐铺开,宛若云霞装点而成的锦。风起时,花瓣纷飞如蝶,煞是好看,引得游人络绎不绝,纷纷举着手机打卡留影。我也嚷嚷着叫先生帮我抓拍了几个精彩的镜头,儿子笑着说:“妈妈,你更应该叫做‘人面樱花相映红’了”。

爬山途中,偶遇一位自媒体博主正对着镜头直播,话语轻快,笑容满面,想来是要与远方的亲友、粉丝,分享这份新年里的“新”喜,我们有幸成了他镜头里的一帧。

今年的樱花比去年开得更紧密,游人也多了许多。山间新添了不少游乐设施,身着新衣的大人孩童玩得尽兴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我们登上山顶,那里建有一座凉亭,不少人在此赏花休憩,笑语晏晏,看着很是惬意闲适。我心中不禁暗想:这般登高赏樱的盛景,算不算得上是新年里的新风俗呢?

虽是不舍良辰美景,奈何我们必须得下山了,因为我得赶去与几位毕业多年的学生相聚。他们早已订好餐馆,我想亲自下厨,做他们从前爱吃的醋肉、萝卜饺子,再炒几道应景的年菜,可学生们却说不必在家辛苦,在外就餐更方便。我知晓他们是体谅我年岁渐长,便依了他们的心意。

席间聊起除夕的过往,竟有一半学生是在餐馆或者酒店订的年夜饭,还有人远赴海南甚至海外旅游过年。这让一直恪守传统过年方式的我颇为感慨:如今的年,竟已变化这般大了?一个学生笑着说:“老师,您要更换观念,多接受新鲜事物了。”我不禁莞尔。

推杯换盏间,了解了更多的新年新变化,

我的“旧”观念也就渐渐释然了。

正如人们总是在等待幸福的时间里感觉最是幸福,最浓的年味也是藏在年前的种种准备里:扫尘时湿着阳光的烟火气,写春联时墨香与红纸的喜悦,置办年货时街巷的喧闹与手里的甜香。那些为团圆忙碌的充实,年后走亲访友的闲适与轻松,便是我们心中最本真的年味。

过年的形式早已悄然发生改变。除夕夜在酒店餐馆订餐;春联不用亲自写,直接在市场上买来,还准备好了方便粘贴的胶纸,甚至是磁吸粘贴;春节买花成流行,花市热闹非凡已是寻常景象。从一个在罗溪生活了接近三十年的我眼里来看,年后亲朋好友往牛垵山赏樱,已然渐渐成了我们新的“年俗”。

我想,这样的改变并不突兀,人们欢聚团圆的热闹依旧,更添了亲近自然的松弛。家道上的欢叫混着樱花清香,孩童



(CFP图)

在花树下追逐嬉闹,这般热闹不同于屋内的欢聚,多了山野的清爽与自然的气息。其实,年俗的传承,从不是老一辈的单向坚守,年轻人用镜头、用新的生活方式,将登高赏樱的新热闹,酿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年味记忆。这样时时岁岁年年才是“新年,不是吗?”

灶火

□蔡培均

鱼她都是直接去选刚捕捞上来的“大白带”,足有半米长,洗净切段后,用姜丝、料酒腌过,裹上地瓜粉,下鼎炸到外皮焦脆,咬一口,鱼鲜味、香味那叫一个完美。还有炸鳗鱼段、炸虾……海味的鲜,混着炸物的酥,是海边人家独有的香气。

“过年越炸越旺”,炸物的香还没散,鼎里的火候就换了,煎味接踵而至,而海蛎煎,便是其中的王炸菜品。选取刚撬壳的海蚶,肥嫩多汁,用盐水洗净挑去壳渣后,和着地瓜粉、切碎的青蒜,打入土鸡蛋,拌匀后倒入烧热的鼎中,滋滋作响,海蛎煎慢慢成形,反复煎勺,待到边缘焦脆,起锅时,淋上一勺闽南特有的甜辣酱,鲜、香、辣、甜交织,一口下去,满是大海的馈赠。

除了海蛎煎,还有煎糕点。用米浆发酵蒸成的“发糕”,更是藏着发财的吉祥寓意。把它切成菱形块,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,外皮

带着焦香,内里蓬松柔软,咬一口,满是米香和发酵的微酸,越嚼越有滋味。“碗糕发,年年发”,每一个口,都藏着对新年的期许。

“跳火群,祛百病,来年红红火火。”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长辈们便开始张罗跳火群。家门口稻草竹枝早早滚成一团圆滚滚,孩子们穿着新衣,口袋里装满零食压岁钱,手上拿着小烟花,围在火边蹦蹦跳跳,大人们则整理着衣襟,待稻草点燃,橘红色的火焰摇曳,便挽起袖子,嘴里念着“出入平安,红红火火”,抬脚一步步跨过火焰,动作利落,火苗在脚边丝丝毫毫没有沾到衣摆。个头大的孩童不甘示弱,在鼓励声下跨过。个头小迟疑的,则在长辈手下,小心翼翼地迈过火群,那小脚丫刚落地,就兴奋喊道“我跳过来啦!”笑得眉眼弯弯。

如今日子越来越好,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,可过年最盼的,还是家里热鼎里的香气,炸得酥嫩的美食、邻里的暖意及一家人围坐的热闹,还有跳火群时那一声声平安的祝愿,赏元宵灯时的满心欢喜。

待炸成金黄色后用漏勺捞起在吸油纸上放置一会儿,母亲看着我在旁边直吞口水,便笑着用筷子夹起,吹了两口递过去“帮尝尝咸淡”。这时我便大胆地抓起筷子往嘴里送,虽然仍有点烫嘴,但那满口的肉香汁却盖过了所有。

炸鸡翅更是独属于孩子们的“心头好”。手捧着鸡翅,满口汁香,嘴角沾油,笑得比年画上的吉娃娃还喜庆。还有炸物里的“软温柔”炸五香卷、炸菜粿、炸芋头……炸出来的吃食,也成了邻里间最好的“年味信物”。你送我一盘醋肉,我送你几根五香卷;你帮我看我火,我替你哄娃。一碗炸物,装的是吃食,更是温情。

在母亲的灶头,万物皆可炸。炸海鲜更是拿手好菜。老家靠海,过年的带

围炉夜话

□陈伯强

团圆盛宴,色彩斑斓,香气四溢。炸肉、炸芋头、炸菜丸子,还有红大虾、海蛎煎、炒米粉……这些寻常食物,在团圆氛围中,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,显得格外诱人。每一碗都散发着独特的风味,每一口都充满了甜蜜的年味。

火锅里还在“咕咕”冒着热气,母亲已经把瓜子、糖果、蜜饯、水果等准备妥当,电视节目精彩纷呈。突然,“咻”一声,电视哑了,房间瞬间暗了下来。“难道停电了?”我半信半疑地走出门外,只见邻里间也是一片漆黑——确实停电了!

按照闽南乡间习俗,大过年的,家家户户灯笼高挂,彩灯闪烁,也许用电量一时激增,跳闸断电了

吧。大家纷纷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霎时间,几束光在屋内交织晃动,竟也照出了一番别样的趣味。

“以前没电的时代,你们是怎么过日子?”儿子的好奇提问,勾起了我对于往昔的回忆。

过年围炉时,家家户户会在桌下放置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烘炉。一家人围坐在家中,共享火气,这便是团圆时光里最温暖的画面。寒夜之中,炉火融融,酒菜相对,细语轻声,红火中透着说不尽的温馨。

夜色渐深,掌灯时分一到,玻璃罩的煤油马灯就登场了。大人们边烤火边拉家常,母亲细数一年的收成与辛劳,父亲畅谈渔汛、趣闻轶事。孩子们则叽叽喳喳,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与学习的收获。家长里短、邻里轶闻,都是随口聊

起的话题。大家天南海北地闲侃,真称得上是“讲天抓皇帝,连仙打嘴鼓”。聊到精彩处,满屋子的人都放声大笑,有的笑得前仰后合,有的笑得泪花闪闪,有的笑得喘不过气来,暖意裹着欢笑声,将寒冷驱散得无影无踪。

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:“士庶之家,围炉而坐……”围炉话家常,本就是人间最质朴的乐事,其乐融融。

“噉”“砰”“咻”……一阵阵喧闹声打断了我的回忆,我望向窗外,黢黑的天幕上,绚丽多彩,原来是有开始放鞭炮了。看那边,盛开的“大菊花”在天幕次第绽放。“噉”的一声,“冲天炮”的导火线被点燃,红色的烟花冲天而起。看!一朵一朵的烟花争先恐后地飞上了天空。哇!一会儿漫天金灿灿的,犹如

丰收的稻谷洒满天;一会儿漫天红艳艳的,好似夕阳映照下的晚霞,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各式各样,五彩缤纷。烟花,是欢乐的精灵,是庆祝的华章。它们以灵动的身姿,在夜空中编织起如梦如幻的绮丽画卷。

夜空下,赏烟花的人越聚越多。以前捧着手机、守着电视的人们,因这场意外的停电,纷纷走出家门。大家仰头凝望绚烂的夜空,笑语盈盈,其乐融融。年轻人掏出手机,定格下这璀璨的时刻,精心修图后配上新春祝福发至朋友圈,很快便收获了满屏的点赞。

夜空中盛放的火树银花,驱散了平日里的无聊,盛满了团聚的欢悦。“来电了!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,各家各户的电视里,再次传出欢声笑语。



初十好食天

泉州过年民谣里称“初十好食天”,意指天气寒冷宜在家享用美食。

正月初十传说是“地日”(大地生日),也是石头神“石敢当”诞辰。人们在这一天不动石头和碾、磨、石臼等石器,忌开山打石。

正月初十亦称老鼠娶亲日。